# 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 教典考

## 歷代國學

明初入國學者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貲曰例監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天下既定擇府州縣學生入國子學又擇年少舉人趙惟一貢生董昱等入學賜衣帳命於諸司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其尤英敏者入文華武英堂說書謂之小秀才其才學優贍講明道德經濟之學謂之老秀才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雞鳴山下設祭酒

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分六堂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學旁宿諸生謂之號房厚給廩膳歲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巾鞾諸令節賞節錢每旦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以次序立諸生揖畢質問經史朔望給假餘日升堂會饌乃會講復講背書論課以爲常月試經書義各一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二日習書二百餘字選一人充齋長督課衣冠步履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故而出齋長帥以白祭酒監丞置集愆簿不遵者書之再三犯者決責四犯者發遣安置宋訥吳顒等由儒士擢祭酒訥尤推名師歷科進士多出太學云中都亦置國學二十六年以其師生入京師永樂元年設北京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如故六堂積

分之法司業分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內科季月試經史策判語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紕繆者無分歲積八分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明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歲貢皆稱監生自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郡邑諸生之需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於是歲貢資格益下矣太祖慮武臣子弟鮮知學問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學在鳳陽者即肄業中都命李善長等考教官生員李文忠領監事嗣後勳臣子多入監讀書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永樂中會試下第令翰林院錄其優者入學給以教諭俸會試有副榜大抵署教官

故入監者食其祿宣德八年選副榜舉人二十四人送監翰林院三月一考頗示優異後不復另試則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職年未及者或依親或入監讀書既而不拘年齒依親入監者皆聽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官揀選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又放南北京國子監生二百五十三人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四十五以上者考試中者入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正統十三年御史萬節請敕禮部多取副榜以就教職部其請不行成化十三年御史胡璘言教官多歲貢言行文章不足爲人師請多取舉人選用而罷貢生勿選部議歲貢如舊而舉人教官仍許會試自後就教者漸多矣嘉靖中南北國學空

虛議發下第舉人入監然不願入監者卒不可强貢生入監
由生員選擇各學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洪武二十五年定
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永樂八年定州歲
一人縣閒歲一人宣德七年復洪武例正統六年定府歲一
人州三歲二人縣閒歲一人宏治嘉靖閒仍定從洪武制初
歲貢考行端文優者充之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南京
祭酒章懋來言歲貢挨次而升衰遲不振舉人坐監每多時
差撥近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
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務求學行兼優年富力
强累試優等者以充通計天下約取五六百三五年一行則
人材可漸及往年矣部議行之選貢多英才入監試上等撥

歷諸司亦有幹局歲貢頹老勢日絀惟願就教而不願入監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請廷試歲貢留卽選者於部餘使入監歲貢諸生合疏言家貧親老不願入監禮部請從所願而盡使舉人入監神宗時工科郭如心言選貢非祖制始欲補歲貢之乏後遂妨歲貢之途請定其選神宗以爲然至崇禎時又行之恩貢者國家有慶典或登極詔書以當貢者充之納貢視例監廕生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得廕一子後限在京二品以上方得請廕謂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成化三年令非任久績顯者毋得濫敘廕敘由提學官考送經部試送監時內閣呂原子㦤由廕監補中書舍人乞應順天鄉試其後廕授舍人者俱得應

舉矣恩生始建文元年錄吳雲子櫛爲國子生以雲死節雲南也正德十六年定例文武官死於忠諫者一子入監後守土官死節皆廕子矣宏治十八年定例東宮侍從官輔道有功沒後子孫乞恩禮部奏請上裁正德元年定祖父年勞及三年者一子授試中書舍人習字未及三年者一子送監讀書神宗十二年定例三品日講官雖未考滿一子入監例監始景泰元年遼事孔棘令天下納粟馬入監讀書限千人止四年罷日知錄景泰四年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允其請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又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制減三百石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鑒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取後世作俑之譏禮部奏遇因濟寧徐州饑令生員輸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從之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

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帝爲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訖不能止涌幢小品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圭峯以七試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監生歷事始洪武五年建文時定上中下三等上等選用中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回監讀書永樂五年選監生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四夷譯書其後譯書中會試者多皆改庶吉士仁宗初政中軍都督府奏監生七人隸事勤慎請注選授官帝不許仍令入學出科舉以進宣宗以教官多缺選用監生三百八十人而

程富等以都御史顧佐之薦於各道歷政三月選擇任之所謂試御史也初令監生得積分出身天順以前在監十餘年然後撥歷諸司歷事三月仍留一年送禮部銓選其兵部清黃及隨御史出巡者則以三年爲率其後監生積滯者多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宏治八年監生聽選吏部至萬餘人有十餘年不得官者祭酒林瀚以坐班人少不敷撥歷請開科貢禮部尚書倪岳奏科舉定額不可增惟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蹇滯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李時引岳前議一增歲額以足坐班生徒一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其諸司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從之獨不增貢額未幾祭酒許誥提學御史胡時善請增貢額如

前議隆慶後學校積弛崇禎二年復積分法八年祭酒倪元璐言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貢選不限撥期以積分歲滿爲率援納則依原定撥歷爲率而歷事不分正雜以考定等第爲歷期多寡諸司教之政事校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者回監教習

## 歷代郡國鄉學

漢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訪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此供太守）數歲郡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

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別坐可觀事非正廷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師古曰文翁學堂今在益州城內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元始三年郡國立學官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西漢以郡文學入官梅福雋不疑韓延壽王章蓋寬饒諸葛豐鄭崇張禹

後漢建武初李忠爲丹陽太守以越俗不好學爲起學校習

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明帝幸南陽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寇恂爲汝南太守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衛颯爲桂陽太守修庠序之儀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秦彭爲泰山太守修明庠序每春秋饗祀輒修升降揖遜之儀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乃修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觀者歡服魯丕爲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稍住學官丕止不聽曰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魏太祖初興使州縣立教學之官文帝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晉太康時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籲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學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
堂顯敞乎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
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議通
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
邦彥以充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束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
禮教不及而欲緣免役者不得為生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
梁武帝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
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後魏天安元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各二人學生六十
人顯祖居亮闇引高允參決大政詔允曰庠序不建為日久
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稽舊典欲置

學官於郡國卿宜與中祕二省參議允表曰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沒雅頌之聲京邑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音典方事尙殷弗遑克復陛下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竝集二省披覽史籍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勵風俗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高門次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

李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昔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今顯任方岳欲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從之

北齊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多被州郡官人驅使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

唐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歲仲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唐六典凡貢舉

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通達律令者爲明法其人正直清修名行孝義旌表門閭堪理時務亦隨賓貢爲孝弟力田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等亦不抑以常數 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有司試冊加階開元二十一年勑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並年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人充諸州縣學生習正業外仍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處令觀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二十六年勑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

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貞元二年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爲縣學疏奏不報

後唐天成三年宰臣崔協奏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申監司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

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俾習詔國子監給本傳送先時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主教授又賜石鼓書院勅額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

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賜書院名增賜中秘書宋興天下四書院外又有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行著後來學院尤多田土之錫教養之規皆倣四書院仁宗即位賜兗州學田已而又令藩輔皆立學其後諸旁郡多願立學者詔增賜之田如州由是學校之設徧天下皇祐四年詔自今須藩輔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慶厤四年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樸茂之美

而無學教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安定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束脩弟子前後數千計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彦其出而筮仕爲政多適於世用五年詔四方游士輕去鄉閭浸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以繕修爲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爲諸州學官令諸州訪逐路

有經術行誼者雖未仕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人師者堂除逐路官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黄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多八年秋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元豐元年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時大興學校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所任者既有出身又必試中而後授元祐初齊廬宿常虔潁同懷澶河陽等州相繼置教授三舍法行員額愈多宣和時罷州縣學三舍法令諸州教授未行三舍前置者依舊餘並減罷學田房廊等在行三舍後添給者亦拘收云元祐元年詔近臣擇明經行修堪內外學官者人舉二員罷試補法二年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預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選三年官學教授闕選諸嘗被舉爲學官

及由十科中可爲師表者官已升朝年及四十乃得爲之紹聖元年三省立格侍從臺諫國子長貳歲舉堪任諸州學官一員制科及進士第在上五人禮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或從太學上舍得第皆不試餘附吏部試兩經大義各一以通經善作文爲令格於是內外見學官非制科進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者並罷監察御史黃慶基奏先朝以經術設爲三舍考察行藝著爲定令請州學皆立學期以一年考察無玷乃許應舉元符二年令諸州行三舍法教授考選升補如太學州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入京師其上舍附太學補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舍者遣還其內舍免試至則補內舍諸路選監生一員遇試補上舍生選有

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選崇寧元年蔡京請天下皆置學郡少或應書人少合二三州共一學學悉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學州縣皆置小學推三舍法徧行天下州學生三年貢入太學附上舍試別立號分三等上等補上舍中等補下等上舍下等補內舍餘爲外舍諸州軍解額以三分之一充貢士開封府罷五十五額解士人之不入學者餘給諸州爲貢額外官子弟親戚許入學法應避者聽學於他州不得升補與貢在學一年給牒至太學用國子生額解試若所貢士試中上等或升舍人多其本貫監司太守推賞有差州給常平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詔立法頒降二年詔諸州前舉試者踰二百人許置百員數減則以三分之

二爲額上舍內舍額如之縣學裁其見籍三而汰一生員嘗公私試雖不中亦復其身又詔國子監有上書及三舍生誣訕異論悉遣歸自訟齋拘之三年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隸學三年三經公試不與選兩經補內舍貢上舍不及格且犯三等以上法若外舍卽除籍歸縣內舍降舍而私試不入等若曾犯法亦除籍每上舍生升舍其秋卽貢入辟雍長史集闔郡官提舉司官卽其本所燕設以禮津遣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劵過二千里給大將劵路食皆以學錢給之如有孝弟睦婣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爲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教授知通詢審無謬卽保任入貢不實者坐罪有差凡有八行實狀鄉上之縣縣延入學審考無僞上州州第其等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苟備

八行卽奏貢入太學免試補上舍司成以下審考卽釋褐優加升擢不能備者爲州學上等上舍八刑則反八行以其罪名上于州毋得補弟子員詔崇寧五年貢士不如令者三十八人皆遣歸提學官皆罰金建州浦城縣丞徐秉哲以其縣生隸籍者千餘人爲一路最特遷一官詔縣學生三歲不赴升試者除籍諸州學生五百人以上置教授二不及八十人罷教授以在州有科名官兼學事能改齋漫錄政和四年臣僚言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有餘辨舉職事陳瑩中初任穎昌教授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持國遂薦諸朝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語涉時忌雖工不取如曰休兵息民節用豐財罷不急之役淸入仕之流諸語熙豐紹聖開試者共用今悉紬之宜禁止詔可紹聖崇觀後立元祐學禁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至文字拘忌言休兵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

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　七年給事中毛友言富家子弟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歲升不中數年而始除籍則倖免已多請初試補縣學人並簾試以別僞冒從之宣和三年罷州縣學三舍法臣僚言元豐六年學官詔試六十人所取纔四人皆知名士故學者厭服近大觀政和所試率三人取一其選益輕欲自今十人取一以重其選從之又詔天下三百餘州州嘗有兩教授者員闕且五百大臣豈能盡察才否不過破格應親故請求而已比嘗命八行教授止許大藩員外置之不以蒞職夫八行老成有行實又經廷試登科顧不得與諸生講前詔未詳審罷勿行建炎初復教官試紹興中議者謂欲爲人師而自納所業於有司以幸中度乃能其

試而自朝廷選差已而復之凡有出身先具經義詩試各三首赴禮部乃下省闈分兩場試之取其文理優者初任諸州教官繇是為兩學之選十五年國子監丞文浩言師儒之官於群經宜無所不通請於六經中臨期取二經各出兩題以貫穿該贍為合格詔行焉其後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亦放禮部附試十八年從江西轉運賈直清之請縣學委知通於令佐內選有出身官兼領教導諸州軍未差教授處令提舉司於本州有出身官選差兼領若州縣官俱無出身令本學長諭專知州縣令察檢從之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贍學田土多為勢家侵佃望令提舉學士官覺察上謂大臣曰既不度僧多有絕產其併撥以贍學戶部請令提舉司置籍拘管

朱子崇安縣學田記曰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與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

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illegible]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不得已也葉適曰崇觀政和間嘗考察州縣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其法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之官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

金大定十六年置府學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得解者為之後增州學加以五品以上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內舉人試補三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不限

數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得過二十人凡試補學生提舉學校官主之章宗卽位戶部尙書鄧儼等議曰唐文皇養士八千人亡宋兩學五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若每州設學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行惡者黜之庶得人之道也又八行者亡宋取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中和爲八也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今制犯十惡姦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上從其議計州府戶口增養士之數置節鎭防禦防刺史州州學六十處各設教授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

五十以上者爲之府學二十有四大興開封平陽眞定東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間濟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遼陽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慶陽臨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鳳翔平涼延安咸平廣甯興中府各二十人節鎮學三十九絳定衛懷滄州各三十人萊密潞汾冀邢兗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聖州十五人餘二十三節鎮皆十五防禦州學二十一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餘十六州各十人女直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尚書頒行之後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爲學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敎之諸路女直府學以新進士爲教授

元中統二年始置諸路學校官諸生嚴加訓誨務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雲南諸路皆建學大司農上諸路學校二萬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令集賢院諸司鉤考江南學田

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材藝者二十四年以南城國子學爲大都路學二十八年令諸路設小學選老成士教之或自願招師及自受家學者聽凡師儒命於朝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散府上中州教授一下州學正一縣教諭一書院山長一中原州縣正長錄諭並受禮部付各省州縣正長錄諭並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設直學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直學考滿又試所業十篇升學錄教諭初充學錄教諭者試詞賦小賦論孟義各一明經解題各一學正升教授試詞賦一大義一明經解題各二諭錄歷兩考升正長正長一考升散府上

中州教授又歷一考升路教授教授上各省設正副提舉後改直學考滿爲州吏下第舉人充正長備榜舉人充諭錄有薦舉者參用虞集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遲加之諸生之上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君子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其次則取鄉貢罷歸者當今之世未至乏才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不過以資格授之而毫釐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諸路蒙古字學至元六年命諸路府官子弟入學上下路各二人府州各一餘民間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願充生徒者免一身雜役以譯寫通鑑節要頒行各路肄習之大德五年定生員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下州十元貞元年命有司給諸路蒙古學生員餼廩具學官至元十九年擬路府設教授大德

四年設學正

明洪武二年諭中書省臣曰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郡縣令皆立學校延師授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府學生員四十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給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分科務求實才不率者黜之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上郡學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制論宣德中定增廣之額京府學六十人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禮部

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並提調官教官同考試生員食廩膳七年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追還廩米黜爲民成化中定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軍生六十二衛一衛軍生四十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土官子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凡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曰增廣生員久又於額外增取謂之附學生員（正統十二年奏准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考送應試）凡初入學謂附學而廩膳增廣以試等第高者充久次者充歲貢（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不中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亦罰爲吏）提學任三歲兩試諸生以六等試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視廩膳生有缺依次補餘補增廣生二等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廩增遞降附生降

青衣六等黜革纔取一二等為科舉生員謂之科考等仍分六而三等不得應鄉試舉人一名科舉三十名舉人屢廣額科舉數亦增及求舉者眾定額外又加取焉嘉靖十年下沙汰生員之令御史楊宜爭之而止神宗時張居正當國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奉行太過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學官正統元年特置提學官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副使僉事正統十年廣東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徒為文具乞罷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考校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照例詣學考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彼此推諉乃職識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張幹請罷提學御史等官部議從上不允景泰元年罷提學官天順六年復設賜敕諭十六條直省有

所轄太廣及地僻遠歲巡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直隸廬鳳淮揚滁除和屬江北巡按湖廣衡永郴屬湖南道辰靖屬巡按御史神宗四十一年南直隸分上下、江湖廣分南北各增提學一員提學所受詞訟重者送按察司輕者發有司直隸轉送巡按御史初制教官擢給事御史諸生歲貢者易得美官教官考滿兼覈其歲貢生員之數後以歲貢為學校常例張溥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學置師必擇經明行修者為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錄天下歲貢以為之間有鄉舉大進士除授者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覩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無怪乎教術之不興人才之難就矣學官考課以科舉為殿最九年任滿覈其中式舉人

府九人州六人縣三人者爲最其教官又考通經即與升遷舉人少者爲平即考通經不選舉人至少及全無者爲殿又考不通經則黜降天順三年建安縣老人賀煬言郡邑學校之官員才實學百無二三虛糜廩稞瑣貪餮受業解惑莫措一辭雖有英才何由而成至於生徒玩愒歲年循資鑑升侵尋老耋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始也聚羣鴟而飲啄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考之生員入學十年學無成及有大過者送部充吏追廩糧正統十四年申明其制受贓姦盜冒籍宿娼居喪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隸發充國子監膳夫各省發充附近儒學膳夫齋夫滿日爲民追廩米犯輕者充吏不追廩米諸生累試不第年踰五十願退閑者給冠帶復其身自後納粟例行諸生又有援例出學者提學官歲試令教官舉諸生優

劣者一二人賞黜之以爲勸懲

陸世儀曰今世天子以師儒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優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脩厎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尊於一國在一鄉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

天下爲等庶師道尊儒風振而聖人之徒出矣顧炎武曰國家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時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矣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

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朝廷則所收者既博而其廩之學者爲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多寡人材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教官必聘鄉之賢者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取通經能文者補之則天下之生員少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

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一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斷至於成材則當[illegible]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無窮使之可壅於學生奈何曰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一途未有不弊者也

#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湖西閻鎮珩撰

## 賓興考

### 周賓興

古之帝者求賢於側陋之中先試之以事然後舉而加諸上位九男之往畎畝二女之觀嬀汭是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元愷之族連彙並進地平天成時維乃功夏之末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而後應傅說有罪夷爲胥靡高宗得之於夢中畫象旁求爰立作相由是觀之古之士所以自待其身者至重而人主亦不敢挾勢以傲士是以折節隆禮以成其德

義之尊及周將興伯夷太公望自海濱來歸而榮散二號爲國之幹下至奉璋執瓚之臣亦皆一時之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蓋自唐虞迄於三代鄉國各立學校以養俊彥德成藝備授之以官其士之遠在千里外者則方岳大臣歲時各以名聞尚書大傳曰禮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好德二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傲（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謂九年時也）漢書食貨志曰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

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别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周衰學廢士各游散於諸侯之國挾其辯智干取祿位秦用李斯計多方招致啗以重金其不來者利劒刺之故秦最多苟利忘恥之士及漢以後士之顯用者或出於薦舉或選以九品或拔自科目風俗有純僞人才有高下世變不同法亦因之而易矣今採成周論鄉之制為賓興考而以鄉飲酒並鄉射禮附之至後世取士之典雖不盡衷於古然亦時有先王賓興之遺意焉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

興猶舉也民三事敎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旣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朱子曰先王之世敎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法行於上者如彼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不可得矣正使士之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慕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不良者則固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獄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于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

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以歲時各數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詳讀法篇

禮書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

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

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衣其所舉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校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能如六卿之所爲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功者而聚勅其餘以治職事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徵於鄉升於學者不徵於司徒曰造士（不徵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進士可進爵祿也）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禮書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皦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徵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徵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皦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

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

月令季春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爲後復論說也）三而一有焉（三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進於眾學者）以其序（又以其藝爲次）謂之郊人遠之

侯事官之缺者以待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射義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國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於鄉吏以考其任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聰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公又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日股肱臂也大勇爲拳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上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爲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伐功也書其所傳在官有功者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升以爲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造公所訾相也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馬端臨曰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覩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覩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

爲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

## 鄉飲酒禮

儀禮鄉飲酒之禮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鄉飲酒禮於五禮屬嘉禮

孔穎達曰鄉飲酒有四一三年賓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飲酒四黨正蜡祭飲酒皆謂之鄉飲酒鄉三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黨一年一飲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名爲鄉先生以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爲飲

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皆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黨一年一飲者是十二月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

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而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右謀賓介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　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　戒警也告也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其所為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　主人退賓拜辱　退猶去也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　介亦如之　如戒賓也

右戒賓介　記不宿戒　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戒

乃席賓主人介　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席眾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

壺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元酒在西上也肆陳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翼

右設席陳器　記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也尊綌冪賓至徹之綌葛也冪覆尊巾

羹定內謂之羹定猶孰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也介亦如之如速賓也賓及衆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衆賓介亦在其中矣

右速賓　記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亨於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日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揖衆賓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讓

（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

右迎賓　記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

主人坐取爵於篚降洗（將獻賓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重以己事煩賓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賓對（對答也賓主之辭未聞）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已盥乃洗爵致絜敬也今文無奠）賓進東面北辭洗（必進東行示情）主人坐奠爵於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人之羣吏）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壹作一）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

爲手埽行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

疑立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立自定之貌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

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辟賓進受爵

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薦脯醢薦進也進

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

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也奠爵於薦

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

之興加於俎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

末嚌嘗也坐挩手遂祭酒挩拭也古文挩作說興席末坐啐酒啐亦嘗也降席坐

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賓西階上

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卒盡也於

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爲飲酒起

右獻賓　記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褻用之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按此條後樂賓章獻工及有遵者章通用當互考　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左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日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後凡薦脯醢通用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俎饌於東方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擡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印本胳上有肫字朱子據音疏刪去今從之　後賓酬主人主人獻介其俎實當於此考　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酬主人　獻介章通用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唯工不從此禮　坐卒爵者拜既爵獻介

及賓介酬主人通川可也立卒爵者不拜既爵見獻衆賓章

賓降洗將酬主人主人降亦從賓也降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西階前也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酬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不告旨酒己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自西階上答拜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右賓酬主人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

由下降由上由便也凡主人介升席降席通用唯此章降自北方後皆降自南方又主人之俎見獻賓章

介爵酬爵僎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酬所以酬主人也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

酬或爲作僎或爲馴古文僎作遵見少儀獻介章有遵者章通用

主人坐取觶於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不拜洗殺於獻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於薦西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右主人酬賓

記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欲其妨]將舉於右[便也將舉於右見下一人舉觶二人舉觶章]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於薦東是居左也少儀其飲居右見下二人舉觶章]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省文]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今文無北面]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

右主人獻介介俎見獻賓章介爵居右見賓酬主人章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賓如賓酬之時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爲介酌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酬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奠爵西楹南者以將獻眾賓也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右介酬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降洗升實爵於西階上獻眾賓

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衆賓辯有脯醢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今文辯皆作徧主人以爵降奠於篚不復用也

右主人獻衆賓　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立卒爵者不拜既爵見獻貴章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位樂正位西階其東北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冪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之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序次也卽就也今文厭皆

為一人洗升舉觶於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於西階上賓拜（賓拜拜將受觶）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於其所（所薦西也）舉觶者降（事已）

右一人舉觶

記（將舉於右其飲居右見酬賓尊）樂作大夫不入者（後若賢賓）

（若有遵者一人舉觶後乃入其禮詳見篇末及鄉射篇）

設席於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眾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皆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

也及席子曰席也周禮詩之道後首者變於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正長也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於西方近其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告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正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授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之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今文辯爲徧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

瑟則先歌則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
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
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
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
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
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
閒五篇而已
此其信也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
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
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於下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
脯醢不祭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今文辯為徧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
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
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
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
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

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乃合樂周南闗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闗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周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乃降

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

右樂賓　記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於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古文無上賓章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此章通用獻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爲蹙

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側降賓介不從也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解惰則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也主人升復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司正告於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於楹閒以相拜皆

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主人既拜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己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

右司正舉觶

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者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

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賓揖復席酬主人記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
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
席旅序也於是介酬眾賓眾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司正
退立于序端東面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受酬者自介右
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眾受酬者受自左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于介也今文無眾酬者拜
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
篚辯辯眾賓之在下者也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以受酬于西階上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

右旅酬　記凡旅不洗敬禮之殺也不洗者不祭不甚潔也既旅士
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

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于席末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右二人舉觶將舉于右右其飲居右見主人酬賓章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司正升立于席端待事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

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右徹俎　記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送之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東方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爲稅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

與大夫皆是君之無算

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周

右燕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見獻衆賓章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右賓出

記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席此二者于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卿大夫々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

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于門內也辭一席謙自同于大夫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

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

右有遵者

記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于公

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見獻賓章僎爵居右見賓酬主人章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右拜禮

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元端也古文釋作舍

乃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無介勞禮略也司正爲賓

不殺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

薦脯醢羞同也

羞

唯所有（仕有何物）徵唯所欲（徵召也）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于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賓介不與（禮賓則褻）鄉樂唯欲（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右息司正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拜至謂始升時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道謂此禮）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

賓也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其尊者人臣卑不敢

專大惠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燕私可以自專也洗當東榮主人之

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絜猶清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

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

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于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天地嚴凝

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

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

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凝猶成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

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賓者

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

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

有事組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于刑罰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有所不爭矣（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賓祭薦祭酒更嚌肺于席中者欲其敬讓唯啐酒于席末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

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酬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一人或爲二人）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

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生養萬物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察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覼其閒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

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相戾之甚也